

# 惠特曼評傳

亞伯·恰彼克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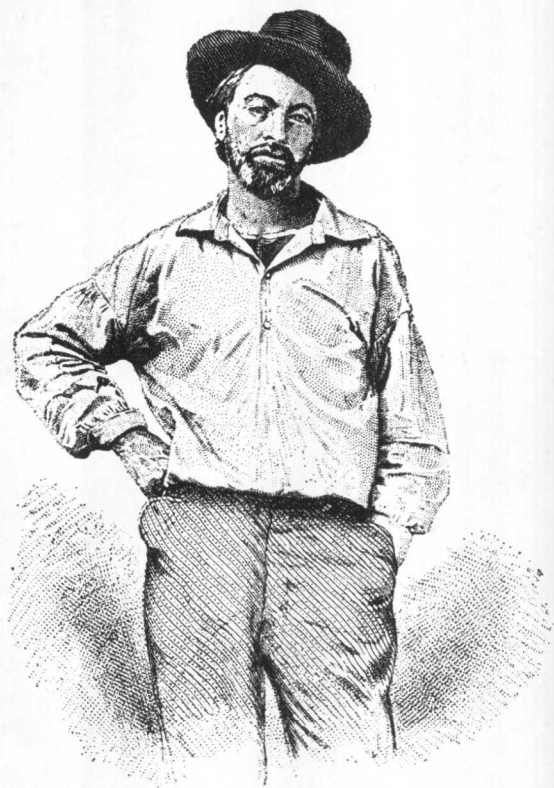
# 惠特曼評傳

捷克 亞伯·恰彼克著

黃 雨 石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 北 京



“草葉集”初版問世時的惠特曼

一八五五年七月四日，一部新奇的詩集沒有任何預告、也不爲人歡迎地在紐約文學界出現了。一個讀者即使還沒有看到書的內容，書的外表也會使他有一種新穎奇特的感覺。這個集子雖然只有薄薄的九十五頁，却是又寬又大的四開本，封面是暗綠色，書名“草葉集”是燙金的，字的周圍綴滿了長串的黃金色的草葉和草根。封面內外都沒有作者的名字。這本書是由作者自己發行的，如果他在開始寫詩以前不曾做過印刷工人，如果他不是自己在一個朋友的印刷廠裏做好了本書大部分的排版工作，這本書可能永遠也沒有機會和世界見面。

作者的名字一直到書的中間部分，才在這樣一行詩裏點出來：

瓦爾特·惠特曼，一個美國人，一個粗漢，一個宇宙……

和內封面相對的一頁上，印着詩人自己的肖像，歪戴着一頂寬邊禮帽，襯衫領口敞開，一手插在褲兜裏，

一手按着自己的腰眼，毫不拘禮地站立着。这幅像和一般人根據當時的傳統所想像的一個詩人的肖像是一概沒有任何相似之处的。

集子裏一共有十二首詩，沒有單獨的標題，詩中沒有腳韻，也沒有傳統的韻律；而且有些詩行是出奇地長，按照當時的看法簡直不能稱之為詩。書前有一篇介紹這些詩的序言，作者在序言裏解釋了他自己對於詩的一種新的看法；他說以“情感回溯”的方式所寫出的東西是比傳統的詩更富詩意的。（這篇序文中的大部分意思，後來實際已被作者寫在“在藍色的昂特里阿湖畔”一詩中了。）惠特曼在自己的散文中所用的標點，也有一個非常獨特的地方——那就是大量使用三點相連的虛線而不用句點，這一點他始終都堅持不變。

如果這種形式已使一百年前的傳統的讀者感到奇特，那麼，那些詩的內容就更更要使他們驚奇得目瞪口呆了。在全部美國文學的歷史中，從來也沒有如此多的革命的民主思想在一本詩集裏得到過如此充分的表現。在南北戰爭前的五六年，奴隸制度不僅在南部盛行，而且連華盛頓的聯邦政府也完全懾服於它的威力之下，北部的資本家們正忙於與奴隸主們妥協，廢奴主義（要求全部取消美國奴隸制度的一種運動）已被視為一種在美國進行的急進的革命運動，而就在這個時候，這部新的詩集却號召大家起來對於奴隸制度進行決不妥協的鬥爭。

同時，詩人還向男女工人們歡呼，稱他們為美國社會中的最重要的力量，並且抨擊了在當時存在的階級特權、貧窮現象和最有勢力的政客們。他對於一八四八年的歐洲革命運動表示熱烈的歡迎，並且親身參加到鬥爭中去，以求實現一八四八年革命運動的各種理想。

在一首我們現在知道題為“職業之歌”的詩裏，這位新詩人歌頌道：

在機器業和其它行業的勞工中，在農業的勞工  
中，我看到了發展，  
我看到了永恆的意義。

接下去，在詳盡地描寫了不同職業的工人的彼此極不相同的情況之後，他向“男工人和女工人”致辭說：

工人們啊——這一切說明所有的事情日夜都和  
你們緊密相連！不管你是哪一行業的工人，這一切就是你們的日常生活！……  
在他們之中有你我應認識的現實，在他們之中有你我應吟誦的詩篇……。

你們美國各州的男女工人有你們自己的神聖而  
堅強的生活，  
其它的一切都應讓位於你們這樣的男人和女人。

他在序文裏更勸告詩人們用下面的這些題材來寫作

## 他們自己的詩：

年輕的机工和其他一切自由的男女工人的高貴品質……女性和男性的完全平等……工廠，商業生活和減輕勞力的机器……奴隸制度和伸出來維護它的發抖的手臂以及它所遭到的堅強的反抗，这种反抗在奴隸制度消滅或者在舌頭失去說話的能力、嘴唇失去開合的能力以前，就決不会終止。

在序文的另一部分，我們更讀到：

在一切有男人和女人生存的地方，自由總是英雄人物所追求的東西……除去英雄以外，最渴望自由或最歡迎自由的則是詩人……他們是自由的喉舌和自由的代言人……一切偉大詩人的態度都應該是使奴隸得到鼓舞，使暴君感到恐懼。

这本新詩集的作者主張排除一切形而上的理論和學說，号召大家接受現代科學和唯物主義，並情辭激烈地公然抨擊僧侶和教會。他要求建立一種以普通人民和他們的真實歷史為基礎的民族文學，同時堅決主張美國的民族文化必須承認並接受其它一切民族在文化上的貢獻——一方面反對世界主義，一方面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他也公然抨擊了我們今天稱之為形式主義和頹廢派的那種藝術傾向，明白宣稱：“無論是在戶內戶外，無論在什麼地方，如果在人的眼前陳列出歪曲事物真象的東西或非塵世所有的人物、地點或離奇事件，那都是一種極無聊的舉動和叛逆的行為。特別是關於人體的問題，人體是一種極為偉大、莊嚴的東西，決不容許妄加

詆毀。”

在清教徒的唯心主義所統治的美國知識界中，人體是被視為一種有罪的東西，永不宜於在公共場所提及的，但這位新詩人卻以一種在美國文學界中前所未聞的塵世的熱情歌頌着人體的美和男女之愛。

書名本身便是作者的整個觀點的一種象徵。他拒絕用稀有的、離奇的和富貴場中的事物作為他的詩的主題，他肯定地認為最適於作詩的主題的東西是最普通、最常見的事物，是像人類各民族中的普通人民一樣在到處蓬勃生長的青草。在“自己之歌”（第六節）中，惠特曼至少從三個方面闡述了青草所象徵的意義，而這些在他的詩裏都是很重要的東西：

一、一切民族和種族的平等，這一點，他在下面的詩行中解釋說：

或者我猜想它是一種統一的象形文字，  
它的意思乃是，在寬廣的地方和狹窄的地方都  
一樣發芽，  
在黑人和白人中都一樣地生長……

二、他的信念：一切事物都將生長發展，生終將戰勝死：

這最小的幼芽顯示出實際上並無所謂死，  
即使真有過死，它只是引導生前進，而不是等  
待着要將生遏止，



並且生一出現，死就不復存在了，  
一切都向前向外發展，沒有什麼會消滅……

三、他的樂觀主義，他對於人民和他們的最後勝利的信念，這是他的革命精神的一個方面：

我猜想它必是我的意向的旗幟，由代表希望的  
碧綠色的物質所織成。

這部新詩集實在是一部經過深思熟慮撰寫出來的作品，儘管外表看上去很奇怪，裏面却完全沒有信筆寫來或一時偶感一類的東西。後來作者也說過，“草葉集”第一版的孕育時期是一八四〇年到一八五五年，前後共達十五年之久。同時如惠特曼自己所說，這些詩“不是用一般作者所採用的創作方式——把自己關在書齋裏進行寫作，精心研究文學公式，隨時請教權威等等——而是用另一種完全與此不同的方式寫作出來的，那就是首先使自己投入那一時期的活的人羣、現實生活和火熱的鬥爭中去。”那個集子裏所收的十二首詩，至少都曾經過詩人修改和重寫了五次以後才刊行問世。但這部宣示一個新的勇敢無畏的文學天才已在美國出現的作品最後終於公開發表的時候，它所遭到的却是絕大多數美國報紙的瘋狂的譏嘲和辱罵。書商拒絕出售這部書，這等於是另一種形式的檢查制度，它像一堵牆一樣高聳在惠特曼和他的作品對象——人民之間。從最近出版的一本惠特曼的傳記（弗蘭西斯·文瓦爾所著的“美國巨人”）中，

我們可以看到下面的一幅情景：

看到自己的勞動成果已足證明自己此生不虛，瓦爾特真是欣喜若狂。但他如何把他的書散播到人民中去呢？他的書不是由出版商出版的，沒有人來替他作推銷的工作。但他却認識一些布魯克林的書商。他拿一個口袋裝了幾本“草葉集”，四處去兜售。任何書店都不肯接受。最後他在拉索大街終於找到一個書商願意留下幾本替他代售。瓦爾特真是感激涕零啦。他的書到底在市場上出售了。可是他的那提得過高的希望，第二天又成了泡影。

夜裏，書商打開詩集看了一看，簡直驚呆了，從此再也不肯和這部書有任何接觸。於是作者只得又繼續去進行他的兜售工作：

他把那些被退回的書放回他的袋子，另外又增加了幾本，把它們攜到佛勒爾和威爾斯的骨相學社去。

骨相學是一種迷信，認為研究頭蓋骨的起伏情況或頭上的“包包”就可以斷定人的性格，這種迷信在當時頗為流行，佛勒爾和威爾斯正是提倡這種迷信的兩個主要人物。他們發行一種專談骨相學的雜誌，並開設了兩個專賣骨相學書籍的書店，一在紐約，一在波士頓。惠特曼有一個時期真相信骨相之說，曾為他們的雜誌寫過文章，並在他自己的作品裏用過一些骨相學中的名詞。

佛勒爾和威爾斯同意把“草葉集”陳列在他們的書店中出售——這是唯一肯接受這部作品的兩個書店了。由

於在正常的圖書業中受到了堅強的抵制而被迫求助於這樣一種頗為離奇的代售人，很不幸，骨相學派的那種江湖氣味竟無端地污染了第一版的“草葉集”。

作者自己曾送出許多書去請人寫評論，而他所得到的回答便是他在報上所讀到的下面這些東西：

“紐約評論報”吼叫說：

情形既是這樣，我們還是把這一堆髒污的東西留給法律去裁判吧。毫無疑問，如果法律尚能執行自己的職務，它就一定有力量銷燬這種淫穢的讀物。

波士頓的“基督徒日鑑”怒罵說：

我們只知道，從風格的觀點來看，這本書是對於英語的侮辱，從意圖方面來看，它是對於公認的道德標準和高尚的人羣的一種謾罵。

波士頓的“通訊者”狂喊著說：

本書作者的淫穢下流已在他對自己的描寫中暴露無遺了，面對着這樣一個傷風敗俗的惡徒，我們想不出除了皮鞭還能有什麼更好的對付他的辦法……。在任何人類尚欲維持自己尊嚴的地方，決不能容許這樣一本書存在，這本書的作者應被視為狗彘不如的動物給排出一切高尚社會的圈子。在他那一串互不連屬的胡言亂語中，既沒有才情也沒有章法，我們只覺得他像一個從瘋人院裏逃出的可憐的狂人在那裏胡言亂語。

甚至在大西洋的彼岸，倫敦的“批評者”報也寫道：

瓦爾特·惠特曼對於藝術之無知有如豬狗之對於數

理……。他的作品本身的性質，使我們無法从中引述數語以證明我們所言不謬。但我們決非假充道學，今特在此鄭重宣言，這個曾寫出“草葉集”第七十九頁的人所應受的懲罰，實應是劊子手的一擊。

當時紐約的一個戲劇批評家威廉·溫德，曾寫過應景的詩大肆詆毀在那時久已被人遺忘的現實主義；“瓦爾特·惠特曼的臭糞桶”一語便是他編造出來的，這句話在好多年中曾被資產階級的批評家們用來污蔑惠特曼。但同時他却完全洩漏了他們所以如此瘋狂地攻擊惠特曼的真正原因，因為他稱“草葉集”為“臭氣薰天的傑出作品”，意在祝福“那使得整個世界已粗鄙惡俗到不堪居住的無產階級。”

因此，瓦爾特·惠特曼可以說在一個世紀以前就已經在詩歌方面開始了他的革命活動。“草葉集”第一版問世的時候，他還只有三十六歲，而他一直活到七十三歲才去世。所有這些年，他一直在用全副精力充實和發展他的“草葉集”，隨時在裏面添進更多的新詩。在他在世的時候，他已看到了九種不同版本的“草葉集”出版。從一八五五年的第一版起，這一原來極單薄的小冊子一次比一次增厚，到一八九一一九二年的那一版，即所謂“臨終版”，它已從十二首詩增加到了三百九十六首了。每次再版時，惠特曼不僅在他的書中增添了許多新詩，並且也將舊版中的詩重新修訂和改寫。從第一版以後，

他在每首詩前面都加上了標題，而且直到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這部“草葉集”為止，詩的前後次序及它的篇名都會幾經變換——這不是一部表現某一特殊主題的書，而是一位偉大詩人畢生從事詩的創作所得到的成果。

這部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經過一再改寫的巨大詩集，反映了作者自己思想上的鬥爭和矛盾；詩本身的質量也是不平衡的——有在英國語言中所能見到的最莊嚴最有力的詩句，也有一些比較累贅的句子——但其中最突出最本質的特性，則是書中所表現的詩人對人類所具有的深厚的熱愛的感情。在他死後所留下的遺稿中，我們找到一篇他為倫敦版“草葉集”所寫序文的草稿，在那裏面，惠特曼寫道：

作為一個整體來看，“草葉集”……是“人類對自己感到無限驕傲”而唱出的一支歌。

惠特曼用來闡明他的詩作的這句話的中心思想——他特別放在引號裏的“人類對自己感到無限驕傲”這幾個字，是從“銘言集”裏的一首短詩中抽出來的。“銘言集”共有詩二十四首，是介紹“草葉集”的序辭。

現在的譯文①所根據的版本是惠特曼手訂的最後的一版。此外，他也還寫過一些論美國和論文學的重要論文。

惠特曼一生都處在美國官方文學界的敵對的包圍

---

① 指捷克文的“草葉集”譯本。

中。但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爲止，他仍始終不停地戰鬥着，爲他自己的作品辯護，進一步發揮和說明他的作品  
的含義，從來也沒有對他的那些反動的保守的敵人作過  
絲毫的讓步。慢慢地，他的詩裏的那種新的音樂成份終  
於得到了許多讀者的讚許，他的作品中的民主主義的內  
容更爲全世界的民主戰士和革命家所稱頌。

“草葉集”現在已被認爲是現代文學發展道路上的一  
個里程碑，而且在許多方面都可以說是一部先進的作  
品——它擴展了詩的天地，豐富並民主化了詩的內容，  
最後鞏固了自由詩這一表現形式，這種形式現在已被許  
多國家中無數詩人普遍接受了。惠特曼的詩現在已被譯  
成了全世界的大多數的文字。他死去的時候，便已獲得  
了今天的這種盛名，被公認爲世界文學的一個偉大的代  
表作家。他是爲許多國家的作家、批評家和讀者所接受  
並被公認爲世界文學典範的第一個美國作家。美國文學  
和亞洲或歐洲的文學相比是很年輕的，但惠特曼對於美  
國文學的影響常被認爲可以和莎士比亞對於英國文學或  
哥德對於德國文學的影響相比。

這部一八五五年悄悄出版，很少有人了解也很少有人  
閱讀的奇怪的單薄的詩集，到今天已流傳了整整一百  
年了，現“世界和平理事會”已提議把它作爲在一九五  
五年紀念的偉大國際文化成就的項目之一，本年內全  
世界都在紀念它。

## 2

瓦爾特·惠特曼於一八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生於長島西山區他父親的農莊上。那是一個近海的小村子，在紐約市東約五十公里。惠特曼在他的用第三人稱所寫的一些傳記體的筆記中，曾經寫道：“他的祖先在父系和母系兩方面，遠溯到這個地區開始殖民的初期，都是荷蘭人和英國人，因此他是美洲所能有的最道地最純的美國種，並且是在美國本土上長大的。”

大約在他五六歲的時候，他父親放棄了農業，改作木工，全家搬到布魯克林去住，現在布魯克林已成為紐約市的一部分了。因此他在成年以前便早已變成了一個城市工人的兒子，他對於城市的熱愛，對於擁擠的人羣、城市的各種景象以及他常常乘坐的市內渡船的熱愛，都明顯地在他的詩中透露出來。他在長島的鄉間度過了許多夏天和一部分青年時代，他喜歡到處閒步漫遊，觀察自然，浴於日光中或在海水中游泳。以他的時代而論，惠特曼真是一個不同凡響的人物：他是一個城市詩人，他以工業、機器、勞動和工作中的工人作為他的詩的主題，而同時又是一個極其敏感的自然詩人。

他對於海洋，對於音樂似的浪潮，對於海上船舶的奇聞奇遇都有一種特別的愛好，這些我們在他的許多極美的詩篇中常可以看到。他晚年曾說：“我第一次想到要寫下一點有永久意義的東西，是當我看到一隻張着滿帆的船，渴望依照我的感覺把它真實地描寫下來的時候。”

在一首詩中，他呼喊著說：

這一切，啊海洋，這一切我都願欣然拋棄，  
只要你將一個海浪的一次起伏回蕩的神韻，將  
它的技巧傳授給我，或者在我的詩裏吹上  
一些你的氣息，  
並在那裏留下它的香味。

這不是偶然發出的一種呼聲。這實際解釋了他的詩的新形式的一個方面。因為擯斥了傳統的詩的韻律，惠特曼在他的某些詩中曾極力想把握住驚濤拍岸中的那種音樂成份和節奏。

在“值得追憶的日子”這個包括許多零星雜感和一些自傳體筆記的散文集裏，惠特曼描寫了他在長島度過的少年時期的生活以及他在大西洋岸邊所消磨掉的長久的時刻。（在他的詩集裏，他說到長島時，總是用原來印第安人所用的名字巴門諾克來稱呼它。）他在這個集子裏寫道：

現在且讓我对這個地方略談幾句——隨着我的成長——我的幼兒時期、童年時期、少年時期以及成年時期都



是在長島度過的，有時我簡直覺得我已變成了長島的一部分。從童年直到成年，我常在各地遊蕩，而且從布魯克林到夢托克角我差不多在每一地區都住過一些時候。

在大西洋岸邊，遼闊的南海灣中點綴着無數的山岡，這些山岡大都很小，但也有極大的，有時還可以看到從岸邊伸出去的長達一千公尺以至一哩半的狹窄的沙洲……。東岸有一些燈塔，它們令人想起一長篇船舶遇險的悲慘的歷史，其中有些還都是近年來發生的事。少年時期我便一直生活在充滿沉船事件的傳聞的空氣中，其中有一兩起我差不多會親眼看到。比方說，一八四〇年“墨西哥哥”的失事就是在漢卜斯泰德海岸以外不遠，（“草葉集”裏“睡眠者”一詩會提及此事）……

南海灣在外沙洲或沙灘以內的各部分都比較淺；嚴冬的時候，水面完全是一片極厚的冰。小時我常和一兩個好朋友推着雪橇，帶着斧子和捕鱈杖，跑到冰上去大批地捕捉鱈魚。我們在冰上鑿開一個個的窟窿，有時簡直像找到了一個巨大的黃鱈礦源，於是我們便滿筐滿筐地裝回肥大可口的、長着又白又嫩的肉的鱈魚。那景色，那冰塊，拖雪橇、鑿冰洞、以及攪鱈魚等等活動，自然都是孩子們所最喜愛的。這個海灣的岸邊的冬夏的景象以及我早年在這裏的一切活動已在“草葉集”中全部反映出來。我還有一個非常喜愛的遊戲，那便是夏天同着一羣人到海灣旁邊去尋找海鷗蛋。

惠特曼童年時期在智力上一共受到了三種不同的影響，這三種影響幫助詩人形成了他的思想，同時也都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他的父親和母親都是戰慄教徒，但並不